

你体内，一切都会在你成年时自然发生。”

“可是，我好担心噢。除了我自己以外，没有人能了解指引者的成长，更无人明白应该怎么做。所以，你们怎能确定我将会领悟呢？我担心得都睡不着觉了。”

“小主人，要放松。琴弦绷得太紧会断。你担忧的事，不可能发生。就算真发生了，你也学习过法教的知识。这些知识足以使你成为导师。”

“是不是你们都对我没信心呢，所以才让我每天学习那么多法教？”

沅姨笑了，但她迅速用庄重的仪态压制了那份母亲般的笑容。然后说：“不是。这是从古至今的传统。”

可是我不想学那些知识呢。对我来说，知识有什么用啊。我只想快快领悟成为指引者，像人鱼一样能够在结界上画“#”的指引者就够了。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地穿越结界，我便能回到家门外那片树林，而初冬妹妹会跑进树林一把抱住我，她的笑声会像鸟儿一般回旋在枝叶间……

我怀揣着这个梦想，在无休无止的学习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水晶镜里，我的面孔日益消瘦。是否水土不服？还是缺乏某种营养？海老尝试了不少方法，但我还是日益单薄。直到有一天，沅姨对海老说，也许是因为孤独。因为我还是个孩子，而且是在凡间生活过，体会过凡间天伦之乐的孩子。沅姨真了解我，我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拥有神圣的天性，因为我觉得学习很苦闷，日子过得寡然无味，我想念峨眉的山山水水，想念我的初冬妹妹。但是沅姨慎重地告诉我，凡间的

驳洒落在纱衣上。光的角度告诉我，现在已经很晚了。熙躲在后面的珊瑚丛间，也许她又在玩丛中的移动蓝藻了。

“熙，出来！”我轻手轻脚地走到珊瑚丛前，用一种极其严厉的口吻对熙说话。

本来在珊瑚丛后轻微躁动的熙突然安静下来。

我等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便径直走进丛中。

“你又在浪费时间了。”

看到我严肃的神情，熙的眼眶红了。

“起来！去五明泉。”

熙像小孩子做错事情一样低着头，双手藏在后面，一动不动。

我猛地拉起她，结果一颗小小的晶球从她藏在后面的手心中滚出。

一缕光明藏的光芒透过珊瑚丛斜照在晶球上折射出贝壳般的色泽。突然，熙跑过去跪在晶球边专注地盯着晶球内部并且模仿沅姨的声音念念有词。渐渐地，水晶球内开始出现一些模糊的影子，随着熙的念祷，影子逐渐清晰。珊瑚丛、五明泉、香樱树下洒落的花瓣。

“小主人，我会发水信了。我终于领悟水信了！”熙捧着晶球欢呼起来。

“熙，你是如何做到的？”熙激动地跳起来。

“我想带小主人去看看外面呀，海稞田、曼陀罗花林、天乐湖……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小主人没有见过的乐趣。我有这

他们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护海国。”

沅姨满意地点了点头，熙躲在母亲身后开心地笑起来。而照手臂上的龙鳞也开始消退了。

“母亲，你看，这些全是哥哥刻的。”熙捡起一块珊瑚石递到沅姨面前。

“我要成为毗沙战士……”沅姨端详着石头上的刻字，说，“可你是凡人。”

“是的。”师星图斩钉截铁地回答。

“凡人是不可成为战士的。”沅姨说。

“为什么不可以？”

“凡人虽然也可以学习毗沙战术，但却无法拥有龙族变身后的强大力量，所以不太适合参与战斗。”

“上一次圣战，我们损失惨重，因为我们只有力量与光明，而敌人却有谋略。”师星图说。

沅姨看着师星图，眉尾缓缓扬起。然后她环视了这片珊瑚林，说：“这些，你刻了多长时间？”

“一年。”

“为什么这样做？”

“我相信我的坚持，总有一天会被赏识我的人看到。”

“如果没有人在乎呢？”

“那我会刻遍海国的每一块石头。”

“沅姨，让他成为战士！”

照、熙、师星图、沅姨，全部都震惊地望向脱口而出的我。

也许一个人的魄器现在是不怎么样的，但谁也说不准几年后它会不会突然又进化成宝物了。所以对于魄器，大家都是从一而终的。况且寻找魄器的环境非常危险，能找到一把就不错了，谁还会去毁灭它呢。”熙边思索边回答。

“沛，你不仅幸运地拥有了宝物，同时练就了超凡的剑术。你机智、英敏、仁慈。战胜了最后一名选手。现在，还要向他挑战吗？”坐在高台之上的光明将军朝众人说道。

熙小声对我说：“通常选手需要从初赛一直比到决赛。但是我们不排除在这个国家有流浪在民间，但天赋异禀的人。所以比赛进行到最后，只剩一名最厉害的选手时，他必须站在上面接受挑战。如果有天赋异禀又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存在，就可以不用通过前面的各项基础测试，而直接上来挑战他。谁赢了谁就是毗沙勇士。呵呵，不过通常没人敢上来的，嘻嘻。”

场上一阵静默。

之后，光明将军站起来俯瞰下面的千名选手，说：“现在，我宣布，海令北 1554 年，沛，成为毗沙勇士！”

台下一片掌声与欢叫声。我在一片欢呼声里跟随熙的目光，看到了台下预备毗沙战士中，师星图羡慕的眼光。

“我发誓，你快告诉我实话！”

“是黑瓶子，解药是黑瓶子！”

“嘿嘿嘿嘿，可恶的人类，我就知道你刚才在欺骗我这条可怜的、只能在这间冰冷的暗室里等待葬礼后的人鱼遗体漂进这片水域的、饥饿孤独的小蛇。”

“小蛇？”熙无语地望着面前这条巨蟒。

“是的，我生下来妈妈就死了。我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这个毫无生命气息的暗室里过着惨无蛇道的生活，呜呜——”巨蟒提起旧事，变得万分伤心。

我们四个又害怕又无语地看着这条庞然大物在我们面前自怜自艾。

巨蟒伤心了一会儿，然后转头滑向了黑瓶子。我们在心里暗暗期待这次它能相信。它在黑瓶子上嗅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不放心地念叨起来：“他说是蓝瓶子，他说是黑瓶子。两个说的不一样哪，到底哪个是真的？我好害怕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它大叫着猛地凑到熙脸上，说，“人鱼，我知道人鱼最善良了。你来告诉我，到底哪个是真的？”

“真的是黑瓶子。”熙一脸真诚地说。

“你不会骗我吧？我现在可害怕了。”巨蟒可怜兮兮地望着熙。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发誓，是黑瓶子。”熙开始赌咒发誓。

“好的，你们两个都说黑瓶子，那我相信你们。”巨蟒再度转身滑向黑瓶子。我们万分期待地看着它触碰到黑瓶子时，

殊呼吸方式所产生的风力来增强火球的火力。就这样，我们每日每夜都按照沅姨的指导在冰岛上冥想。在第七天的夜里，熙的额头上突然出现一道白色光芒，紧接着白色光芒像雨伞般散开并如小雨般洒向她的全身，最后在身体外面形成一圈白色的保护暖光。

“我，好像再不觉得冷了！”熙感叹道。

“熙，保持保护光，你可以随意休息了！”沅姨温柔地抚摸着熙的头。

“娇气鬼，厉害啊！学什么都比我快！祝贺你领悟了暖光！”照兴奋地祝福熙。

“祝贺你。”说完这三个字，我感到心底有一丝浮躁。当沅姨的手从熙头上轻抚而过时，我发现自己很希望很希望那温暖手掌下的人是我。

后半夜的时候，照的额心也出现一抹白光，然后迅速笼罩他的全身。他们俩在黑暗的冰岛上像两只梦幻中的荧光灯，与这片寒冷的孤地彼此冷热辉映。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一个人坐在寒风中，紧闭双眼尽量凝神不去想外面的世界，可是我体内的世界却没有丝毫起色。一天、两天、三天，时间在孤单的冰岛上绕着圈跑过。我不仅没有任何神照，还病了。倒在冰地上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只剩我一个人，而我体内仅剩的温度正在一点点消退。在被抬回白螺殿的路上，我依稀听到侍女们说，小指引者好像很没有灵气，是不是在凡间生活过的原因？真可怜！

有的庆祝方式。

坐上人鱼花船后，熙说：“青祭，我们停一停吧。星图哥哥出来我们跟他道别再回嘛。”

我点头应允。多少年了，我像亲妹妹一样宠着熙。过了一会儿，星图在几位侍从的陪伴下从圣殿出来。看到我们在湖上，他远远地跟我们挥手道别，然后朝他的花船走去。船开启时，我看到熙依依不舍地盯着对面，顺着她的视线，我看见一位女侍站在对面阶梯迎星图回船。这一眼，令我一惊，好漂亮的女子！虽然戴着布帽，但平常的服饰根本遮掩不了她举手投足间与众不同的气质。熙的脸上有一丝不悦，她纳闷地说：“以前从没见过这样一个女人！”

我点点头，目光依然被那女子吸引。她使我的思绪瞬间飘回从前，儿时我在峨眉山间看到过的那些天女壁画。这，真是一位长得如画如梦般的女子！然后令我在船上忍不住思索的是，她走过洒满醇酒的阶梯时，鞋依然还是白色的，要多清瘦的女子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第二天，我们拜访了师星图的新家——星坛堡。星坛堡曾经是海老最喜欢的一处住地。它的建筑风格在曼陀城中绝无仅有。整个城堡坐落在一汪天然形成的星形湖面上。从湖端的五个角分别有琉璃桥各自汇集到湖中心。面北的星角上是会客厅，东西两端是书阁与武室，剩下的东南与西南两角彼此互通。琉璃桥每隔一小段便有一些螺贝分支，通向厨房、储备等处。

鲨鱼方向的海浪不断爆破阻止住鲨鱼的进攻。但是鲨鱼依然不屈不挠地朝凌的方向冲刺。凌不断升高音频，最后大鲨被一组大浪击中飞出赛场海域。

然后沅姨再度召唤出第二条猛烈鲨鱼，浦朝那片蓝色海域飞跃过去。在进入海域时她身上发出淡金色的光芒，然后她在光芒中变身为娇小龙形。接着她朝飞射过来的鲨鱼猛地大吼。她的吼声如排山倒海般袭去，就如狮王一吼百兽惊退，那条鲨鱼一震立即掉头溜烟逃去。

最后上场的是熙。熙纵身飞入海域，在阵阵白光中化身为美人鱼。当鲨鱼急速向她冲刺过来时熙并不闪躲，只是哼唱起甜美的摇篮曲。鲨鱼激动地冲过来后突然一阵发傻，然后纳闷地在水中搜寻。原来熙用声波干扰了鲨鱼的视觉神经，致使它完全看不见熙的存在。熙在鲨鱼前摆动着靓丽的鱼尾，似一株水仙凌波起舞。她得意地望向我还有星图，再一次用智慧轻巧地展现了她对于音频的超龄领悟。轻松顺利地，浦与熙进入了第三轮终决。

虽然熙优异地走到最后一关，但这一轮却让我有一点点担心。因为这一轮是综合测试。不得佩戴武器的熙与浦可以随意施展自己的天赋能力，将对手打入红色海域者就算胜出。浦虽然娇小但却是大力龙族。这样一场比试柔弱的熙自然处于劣势。

红色礁角上，浦正在朝熙发起猛烈进攻。熙一边节节退避，一边伸出食指从左肩到右肩画出一道弧线，弧线瞬间变成半圆形的淡绿光伞保护住了熙。其实光伞是很难领悟的灵

当熙震惊地思索着末雪如何做到连续启动光伞的时候，末雪已经飞跃到熙身边在熙周围画了一个圆。浅黑色的光筒将熙罩在里面。然后末雪的两手食指互触，她闭上眼对着食指会合处念起咒语。浅黑色光筒裹着熙在咒语的催动下开始腾空并朝海域飞去。熙震惊在光筒里，两眼呆滞，跌入海底。

虚空，可很快新的小精灵又涌上来为夜罗族的军队撑开结界。他们在生生死死间高喊着：“为了获得光明，小精灵要坚持！为了获得光明，小精灵要坚持。”这些暗夜精灵从哪里学会了“#”？为数不少的精灵是怎样进入海国的？从晶球内无法看到与小精灵有关的时空逆流画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很快沅姨带了一组撒拉灵士驻守在寝宫外日夜守护我。结界打破，海国的命运面临颠覆，没有人知道明天将何去何从。

因为北部是冰冷极地，所以夜罗族选择了从南部进入。虽然驻守南部的毗沙岛战士在光明将军的带领下尚未败退，但是夜罗族的部分潜艇已经从湖底向东西两面入侵。我第一次从熙的水晶球内看到夜罗族的暗夜潜艇，像一只巨大的钢铁鲨鱼。当海国还停留在人力训练的层面时，夜罗族已经掌握了大规模的高科技装备。想到这片和平的圣土即将被这些冰冷的机械轧过，我的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把。

很快，沅姨带着熙和白螺殿众灵士奔赴西边的沉睡森林。据说夜罗族新研究出一项恶魔科技，可以将族人凶戾的魂魄重合到他们的机甲人体内，使机甲人可以超越科技智能拥有自主意识。入侵西部必定是为了那些战士魂魄。假如沉睡森林中的戾魂全部复生，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海老带着众多王族亲自驻守东部的天乐湖源头。熙、沛等很多龙族少年也都请愿跟随海老而行。整个曼陀城被天乐湖环绕，之间不通陆路。夜罗族入侵天乐湖源头，一定有预谋已久的阴谋。现在，曼陀城中只剩下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主人。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不安当中。

熙也不在，照也不在，我很怕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涅，倘若那时我在大侠背上穿越黑夜时遥望见的灯光。

“涅，你说我是不是海国最失败的指引者，现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一分钟能升起我要拯救子民的勇气，我只是害怕。”

“青祭，害怕是什么？”涅的眼神一片空洞。

“难道你从来没有怕过？”

“怕？没有。”

“那面对死亡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

“我想我不可以死，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你的任何就是守护我？”

涅那双异常完美的眼睛用无比空洞的目光看着我，点了点头。

“你让我想起了生命里很重要的人与事。”

“他们是谁？”

“大侠、熙……”

“大侠……熙……”

是的，大侠、熙。还有永远浮现在最深处，但是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初冬妹妹。那种感受，就好像一旦将她说出口，能重逢的线就会断掉一般，所以我小心翼翼。

“他们是什么样的？”涅问。

“熙是海国最聪慧的小人鱼，她在十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发水信。她说，她想带我去看看外面，海稞田、曼陀罗花林、天乐湖……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没有见过的乐趣。她有这个信念，所以她做到了！”

在我的回忆之外，涅眼里开始闪烁出些许暖意，他说：

涅：“她是我的朋友！”

魔女：“咯咯咯咯咯……机甲人也有朋友？怕是她的奴才替死鬼吧！”

机甲人——涅是机甲人！

这三个字盘旋在我脑海里，我似乎从涅的后脑洞穿到他无知的双眼。三天三夜的激战，二十三位毗沙战士全部阵亡，可他却毫发无伤！可是究竟为什么？海国里怎会有机甲人的毗沙勇士？大脑随即一阵疼痛……

涅：“她不可以死。”

魔女：“我不会杀死她，只是抓她回去！”

涅：“你不可以折磨她。”

魔女：“你真的秀逗啦？别在这时候短路啊。”

涅：“我们拿到光明藏。任务完成了。”

魔女：“现在新的任务就是把她带回去！”

涅：“主人没有给我这个任务。我要保护朋友！”

魔女：“低能，你是机甲人，机甲人没有朋友，弱智！”

忽然间，黑暗的天边出现一排排闪闪发光的星体。星体离塔越来越近，原来是沅姨带着一组撒拉灵士赶来。星体继续飞近，另外一方照和一些龙族少年也正飞向光明塔。魔女带着涅迅速逃离光明塔，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重的沅姨都忍不住开始轻轻哭泣。她拿过熙的水晶球，晶球内出现一双轻闭的双眼，绝美如画！

远方雷声四起，整个海国的天空都开始降落白色曼陀罗花瓣雨。彩虹萦绕在晶球内那绝世佳人身旁。类似鱼或龙的优雅尾部泛着蓝宝石的光芒，人类的丰满上身，天使般的洁白羽翼随风轻扬。柔柔披散的深蓝色长发在她的身后如海藻般鼓动，鼓动中一条细若游丝的透明灵力长辫在半空中飞舞，如朝阳般温热的橘色光柱在透明的灵力长辫内自由地来回流动。她紧闭的双眼之间有一颗水滴形的宝蓝印记。蓦然间，她睁开双眼，用无与伦比的慈爱目光俯视着她脚边的冤魂。爬向她的冤魂露出百年一笑，在瞬间变成荧蓝色的水沫，如蒲公英般飞舞着飘向天际，穿透了最顶部的结界，飞向极乐的国度。这是我的母亲吗？莫名的感动令我涌出热泪。如孤苦游子见到完美的圣母。是我的母亲来了吗？

“她……星图的侍女，末雪！”熙流着感动的泪望着晶球喃喃自语。

是啊，我沉浸在她宁静的目光里。是的，这张脸——是末雪！

当最后一个爬向她的冤魂得以超度后，末雪伸展翅膀向天空飞去。

天空传来她圣洁的吟唱：噶 撒拉思瓦蒂 撒拉思瓦蒂 撒拉思瓦蒂 ~ ~

她飞过的地方，夜罗族的战士们放下手中的机械武器，像婴孩般躺在地上静静倾听着来自神性的歌声。片刻后他们

雪飞入战火卷起一个人影朝天际飞去。那人震惊地望着她，从眼角掉下今生第一滴眼泪。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师星图的泪水。

熙盯着晶球泣不成声，最后扑倒在身旁照的肩膀上。

“星图得救了。”熙哭得痛彻心扉却依然祝福。

星图得救了。而我们却陷入险地。魔女卓铃带着大获全胜的夜罗族军队步步逼近，最后整个夜罗族包围了光明塔。

“冰葬指引者！冰葬指引者！冰葬指引者！”夜罗族的战士在塔外高嚣。

撒拉灵士们的晶球内纷纷出现黑色曼陀罗花与夜摩的嘴。

“冰葬她，否则海国将沦为暗狱！”夜摩在咆哮。

卓铃在她的魔镜里接到夜摩的吩咐，每天凌晨都在塔下斩决新抓到的毗沙战士。

有那么一刻，我在睡梦中不顾众人的劝阻独自走向天乐湖底；而醒来时，却惊恐万分。我是如此平凡，平凡到我在众人熟睡中偷偷拔出她们的剑轻划，却感到疼痛难当。我插剑回鞘，原来我只在梦中才能成为舍身成仁的英雄。我告诉自己，他们攻不破光明塔的结界，撒拉灵士们会誓死保护我！

直到有一天，沅姨对我说：“当初，我们弄错了。”

“什么弄错了？”我惶恐。

“你是个好孩子，你的童年留下的全是洁白的行业。但是，你不是海国的指引者。”在这一刻，沅姨的神情很像我在凡间的母亲。

我望着沅姨哑口无言，还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那把神剑为你带来了灭亡。”沅姨说。

信，她不管在多远的地方，都能看见我手上橘红的光芒。每次她出现在村口，我都会快乐地朝她跑去，拥抱她。我相信，在我的怀里，不管她受了多少欺负，走了多少弯路，她都能在我快乐的拥抱中释怀。

有一天，我从后面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她。我的脸贴在她的背心上摩挲着她新换上的丝衣，华美如梦。我说，初夏姐姐，你快点回来，我在村口等你。她转过身轻抚我的头发，然后把我久久抱在怀里，不敢回答。直觉告诉我，她将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人生无常。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海深处，有一座美妙的城市。姐姐正在那里过着优越的生活。于是我站在轨道的起点笑了。因为姐姐的沙堆是幸福的。

而我，一个人在凡尘俗世漂泊。这里不是姐姐的快乐沙堆，有伤害，有冷漠。可是我相信忧伤过后总会有快乐！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爱上了海。母亲过世后我自己搬到了有海的地方，我喜欢一切有关水的信息。我做过一个实验，用黑布蒙着自己的双眼后旋转。然后我凭着直觉选择一个方向。每次取下黑布时，我的前面都是海。我总是在海边一个人坐着，希望有一天，姐姐会从海里走过来。直到有一天，海浪把一个人送到沙滩上。可他不是姐姐，而是一个昏迷的少年。奄奄一息的少年，就像我收养的那只曾经奄奄一息倒在地上的流浪狗小涅，十分可怜地躺在沙滩上。

于是我开始照顾他。他似乎受了重创，每天只是昏迷。

海面中央渐渐显出一个空洞。星图拉着我朝空洞走去。

一片黑暗以后，我的耳边响起汨汨水声。

我从黑暗中睁开眼睛，还没有出现颜色，但是能感觉到细沙从脚底滑过，就像那些承载着祝福与思念的时光。

渐渐地，淡蓝的光芒从前方传射过来。

我不由地惊叹，远方，淡蓝的光芒如水晶球的外壳在海之深处托起一座建立在水晶球中的城。

我心里感到一阵悸动！我知道，我生来就相信着，在海底的深处有这样一座城。

透明的水晶球内。

碧绿的大地。

环绕在大地与圣城之间的蜿蜒天湖。

屹立中心的城堡和温暖的光芒。

海底有温暖的光芒？这个问题就像海的颜色，难以解答。如果没有那些光芒，也许前方看过去只是一座深蓝色的死城，这才是它的原本。于是，我为它取了一个名字，深蓝之城。记住自己的本来，从而感恩那些光芒。就像小时候，我在村口为姐姐提着的纸灯。我相信任何光芒的背后，都有一颗祈愿的心。我回过头，看见使者的双腿不知何时竟然合并成一条类似硕长鱼尾的形态，脚趾之间还衍生出半透明的蹼。那些鱼尾上的密密鳞片折射出水晶城传过来的荧蓝光彩。使者拉着我和星图游向了前方的深蓝之城。

到达水晶外壳后，使者伸出手在蓝光结界上画着，随着她食指的移动，结界上慢慢形成一个透明流动的“#”。然后我们一行人穿越了城外的蓝光结界。落进城内时，使者的鱼

勇气

前方无论悬崖或坎坷，水都毫不犹豫勇往向前，形成瀑布、江河、大海。人生旅途中遇到挫折逆缘也应毅然面对、接受与转化。犹如流水汇入大海，一切逆缘障碍终将转化为顺缘。